

一句“老李”道不尽对妻子一生的感恩

生活不需要太多甜言蜜语

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。七夕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，而在已经携手走过60年钻石婚的阎启岗和李春香眼里，媒妁之言促成的婚姻，一样也能百年好合。他们没有甜言蜜语，甚至称呼对方也是简单的“老阎、老李”，但是在对方的眼神中，却分明能看到感恩和幸福。

本报记者 张春燕 段学虎



阎启岗、李春香夫妇结婚六十年生活依然幸福美满。
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

一块布做彩礼

借来“宝马”接新娘

今年78岁的阎启岗老人和80岁的李春香老人于1957年结婚，到今年整整六十个年头了。那个年代自由恋爱是不可能发生在农村孩子身上的，“哪有自己谈对象的，都是媒人介绍。我们结婚去登记的时候都还不认识对方呢。”阎启岗老人说当初决定结婚是因为母亲生病，结了婚好有人帮忙照顾母亲。

“我们结婚一共花了25块钱，给女方唯一的彩礼就是一块做夹袄的布，拿一个二尺半的方包袱包着，媒人就送去了。家具是一个桌子一个箱子，还是女方家陪送的。”阎启岗老人还总结出了那个年代要彩礼的规律，只要是男方家兄弟多的，生活压力大的，女方要彩礼就会要的多，因为牵扯到以后分家，大家都希望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。但是他们家就不同了，阎启岗老人只有一个与自己相差十五岁的哥哥，在外当

兵，所以在家和独生子没什么两样。阎启岗老人回忆起他们结婚时的场景，还是历历在目。“那时候也和现在一样要去接媳妇，但是我们那时候是骑马去，看谁家马好，就去借两匹马，马上装饰上喜庆的披红，男的披上大红花，雇上乐队，有吹手，有打鼓的，前边还有一队人举着红旗，一队人马热热闹闹得就去接媳妇了，跟现在电视里演的一样。”

阎启岗老人结了婚第二年就出来工作了，李春香便自己在家照顾父母和孩子，父亲有高血压，偏瘫三年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，哥哥在部队，侄子侄女在部队回来也需要照顾，大侄子在村里教小学，需要回家吃饭，二侄子和侄女还有自己的两个孩子都上学。“五个孩子两个老人，伺候老人照顾孩子，老李真的很不容易，这些年多亏了她支撑起这个家。”阎启岗

老人的话语中透露着对老伴的感激和愧疚。

李春香老人说那个年代吃的穿的都需要自己做，给一家老小做鞋子做衣服。那时候都是早晨5点钟起床，晚上11点以才能睡觉。没有钟表怎么看起床的时间呢？就是看太阳照在窗户边上，刚有一点亮，就赶紧起床开始忙活。

两地分居近20年

家里全靠老伴操持

1959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，很多人都吃不上饭。老人身体不好需要吃的好一点，孩子从会说话开始，就说不吃有毛的饭，因为那是用野菜做的，会扎嘴。而自己只能吃最差最难吃的。那时候因为工作忙，也认真，为了表现好一点，在外工作的丈夫一年只有春节、劳动节、

国庆节才能回家，回来也只能待一两天的时间。最长的一次是7个月没有回家，在家待的最长的一次只有5天。所以操持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李春香一个人身上。直到1978年，李春香老人才有机会跟随丈夫一起迁到城市，结束了20年的分居生活。“我能够在外边安心工作，直到退休，离不开老李的支持和付出的艰辛。”阎启岗回忆起以前的日子，深情地看着老伴说。

阎启岗说，他们那时结了婚就得跟对方过下去，“哪像现在的年轻人，自由恋爱，但是我们在这种婚姻里依然找到了真正的感情，这需要双方的付出。”结婚这么多年，两人之间甜言蜜语是没有的，连称呼都是老李、老阎，像普通朋友或者同事一样。

风风雨雨60年，虽然前半段过得艰辛，但是苦日子也算熬过来了。80年代以后，日子就好过很多了。阎启岗老人说老伴有糖尿病，自己也有心脏病，前几年做手术放了支架，现在老两口都要吃药。虽然现在两个女儿都退休了，但是她们也有外孙需要照顾。女儿很孝顺，每天都买好菜送过来，嘱咐他们天热不要出门。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，他们也会听话。

去年外孙女还带他们去补拍了婚纱照，弥补了年轻时没有拍结婚照的遗憾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不需要过多的话语，两位老人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足以说明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。“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当好老李的护士。老李不知道哪些药该怎么吃，我就每天把药都分好拿给她。”阎启岗说。

一对金婚老夫的“爱情经”

夫唱妇随，爱你在心口难开

刚刚成年就奉父母之命成婚，困难年代分居两地，照顾一大家人却没有一句怨言。在金婚老夫崔永利、刘振荣夫妇眼中，所谓的爱情，就是夫唱妇随，永远做好对方的坚强后盾。在一起久了，亲情已经成为了主要的维系，即便吵架也是为了一个家变得更好。

本报记者 段学虎 张春燕

娃娃亲定出了

半个世纪的鸳鸯

“我俩是现在年轻人最好奇的一种定亲方式——娃娃亲。”说起自己与老伴的结合，今年73周岁的崔永利说：“1958年，我14岁，她12岁，没见过面，就在父辈的撮合下订了婚。我俩是几年后才知道的。”

崔永利的家在垦利区胜坨镇的最东头寿合村，距离刘振荣所在的村子东张村8里地。在那个年代，8里地，可能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出的范围。1963年，因为父母身体不好，家里急需劳动力，刚刚20虚岁的崔永利，奉父母之命与刘振荣结婚。“去登记那天第一次见面。现在想想好像就发生在不久以前。”

崔永利说，结婚时正赶上困难时期，在能饿死人的年代，因为崔家所在的村子地广人稀，可以说是个保命的好地方。“其他村子结婚吃窝窝头的时候，我俩结婚吃的是白面馒头，还有亲戚送的20斤大米，滚了一大锅大米饭，让亲朋好友尝了个鲜。”崔永利说，两人的婚礼在当年绝对算是“豪华”，“没有菜，我一个叔叔还连夜去村里的水洼子打了一网，差不多有40来斤鲫鱼。”



两人至今保留着30年前的家具，身后的大立橱是两人风雨同舟的见证。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

崔永利说：“那个时候，见面的机会很少。见面了话还没说几句，就又要回单位了。”直到1987年，崔永利才把一家人接到城里。当年，崔永利43岁，刘振荣41岁，当年也是两人结婚的第25个年头，两地分居的第23个年头。“估计那23年，我俩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两三年。”

崔永利说：“那个时候，见面的机会很少。见面了话还没说几句，就又要回单位了。”直到1987年，崔永利才把一家人接到城里。当年，崔永利43岁，刘振荣41岁，当年也是两人结婚的第25个年头，两地分居的第23个年头。“估计那23年，我俩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两三年。”

刘振荣还从牙缝里挤出钱来周济丈夫。由于能干，刘振荣操持的崔家在村里一直是经济条件很好的家庭。包产到户第二年，通过承包种植，刘振荣就已经把崔家干成了万元户。

崔永利说：“那个时候，见面的机会很少。见面了话还没说几句，就又要回单位了。”直到1987年，崔永利才把一家人接到城里。当年，崔永利43岁，刘振荣41岁，当年也是两人结婚的第25个年头，两地分居的第23个年头。“估计那23年，我俩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两三年。”

夫唱妇随几十年

才发现对方老了

说到当年受的苦，刘振荣

说：“老百姓家的孩子，都一样，那个年代，哪有不受苦受累的。”文化水平不高的刘振荣，对一切看得很淡，但是听到丈夫说“老伴是受了大累”时，刘振荣用手抹着幸福的眼泪。

“年轻的时候不在一起，没空吵架，老了一直住在一起，我俩也吵架，但是吵几句过后，该说话说话，该吃饭吃饭，互相从来不计仇。”崔永利说，因为自己一直在外面生活，而老伴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，“处事方式、眼界、观点肯定有不同，发生矛盾很正常。”

崔永利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1987年，两人终于团聚，崔永利专门托人弄了木头做了一组家具，这也是两人结婚25年来的首套家具。当时为了节约，连下脚料都让木工给做成了小板凳。现在，两位老人无论怎么搬家，当年做的大立橱早已经过了时，但每次两人都会保留着橱子的位置，“这可是我俩这么多年努力的见证。”崔永利说。

“我俩啊，年轻时分居每次见面倒像传说中的鹊桥会。”崔永利说：“我俩走过这么多年，其实就是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吧，这一点老伴比我做得好。她帮我养大子女，送走老人，现在70多岁了，仍然尽心照顾着我的老母亲，做着合格的儿媳妇。”崔永利说，两位老人在一起50多年，没有厌倦，反而觉得时间过得太快，“今年才有感觉，看到对方的花白头发，我俩才发现，我们老了。”

